

与王国维、罗振玉亦师亦友，与吴灏结忘年交 容庚的“朋友圈”窥见岭南学人的精神底色

容庚朋友圈

雅堂

近年来，有关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容庚先生的信札集相继面世，例如《广州博物馆藏近代名人手札精选》《容庚先生书简》以及《可居室藏于省吾、吴振武致王贵忱函》《可居室藏罗继祖致王贵忱函》等学人信札，或多或少与容庚也有关联，丰富的书信往来，逐渐勾勒出一面属于容庚先生的“朋友圈”。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李恺烨
王钊祈

王国维致容庚信札提出“二重证据法”被学界广泛认可和运用

王国维、罗振玉致容庚的书信集，共有书信27通，其中王国维13通、罗振玉20通，容庚先生曾于1935年装帧成册，题名《王静庵罗叔言先生尺牋》。

文史学家陈鸿钧认为，王国维若干通信内容多为学术切磋、答疑解惑，见证了20世纪20年代王、容在北京的交往，体现了王国维作为学术前辈严谨的治学精神、谦虚的治学态度以及提携鼓励后进的恳切心意，也记载了学术晚辈容庚对恩师的诚挚敬意。从信首屡屡“手教敬悉”“手教悉读”来看，王国维始终将容庚视作学友相待。其间容庚想请王国维为其著作《金文编》撰序，王国维欣然应允，同时致函云：“前奉手教并纸，属书《金文编》序，顷已书就，复视中间夺六字，悉已补入。将来印时，如嫌不好，改用铅字排之，则不致有误也。序文附上。此诣希仁兄近祺。弟维顿首。”

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细读信札发现，王国维对于容庚的学术观点也偶会坦陈不同意见，例如王国维曾在信中提及，“然鄙意谓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乃指战国时说，钱君据春秋时东方诸国文字以驳鄙说，似未合论旨。兄所举田陈诸器（唯陈逆二器在春秋末）诚为战国时器，然最后之陈侯午敦、陈侯因资敦亦作于秦并天下前百二三十年，且此二器系宗庙重器，其制作及文字自格外郑重。”王国维在这封长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值得一提的是，信中将纸上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文物相结合研究历史，提出“二重证据法”，被学界广泛认可和运用。

陈鸿钧介绍，王国维致王秉恩信函一通，亦与容庚有关。王国维向王秉恩推荐容庚，云：“东莞容君希白，少年绩学，于古文字

希白表弟足下由令弟轉函及廿四日寄函敬悉舍下藏畫若非困難本可不賣今不能矣弟已將心愛之物酌行留出條幅有八大之王蓬心冊頁有翁覃溪成親王便面有陳子壯查伊璜張穆陳元考趙裕于陳世南及清初已名人手蹟楹帖有劉石庵吳榮光弟所得鄺縣卷王園長等也弟肯處治足下欲之南歸時議之未晚也竹園記與書畫目同時郵上此必檢查者認作違禁品不向看而毅然一斥去故未

■邓念慈致容庚书信。

希白表弟足下由令弟轉函及廿四日寄函敬悉舍下藏畫若非困難本可不賣今不能矣弟已將心愛之物酌行留出條幅有八大之王蓬心冊頁有翁覃溪成親王便面有陳子壯查伊璜張穆陳元考趙裕于陳世南及清初已名人手蹟楹帖有劉石庵吳榮光弟所得鄺縣卷王園長等也弟肯處治足下欲之南歸時議之未晚也竹園記與書畫目同時郵上此必檢查者認作違禁品不向看而毅然一斥去故未

■胡肇椿致容庚书信。

文用力尤深，其所撰《金文编》一书，足继吴清中丞而能正其遗缺。”可见王国维对容庚在学术研究方面高度赞赏。

王国维与容庚可谓亦师亦友，交情笃深。王国维自沉离世，容庚在北京闻讯悲痛不已，痛书挽联：“百里未半，胡遽止耶？伤哉西苑停輿，难遇许杨重问字；众浊独清，可谓忠矣！怆对昆池水涨，谁为宋赋招魂。”

罗振玉迁居 信中与容庚反复商议购售藏书事宜

容庚早在与王国维交往之前，已与罗振玉相交。陈鸿钧介绍，1922年，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携《金文编》稿本拜谒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深得罗振玉赏识。罗振玉介绍他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深造，并热心为其引荐导师。《金文编》的成书得益于罗振玉的教导，罗振玉不仅欣然作序，甚至全力协助《金文编》刊印出版。容庚对甲骨文的研究，更得益于罗振玉的藏品与治学方法。

容庚曾回忆道：“其（指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定稿，并观其所藏甲骨，装治成籍，枵如枵如，不觉生羨。以后舟车南北，道出天津，必往修谒。十四年《金文编》成，印费无所出，复为余印行。”《金文编》出版后，罗振玉继而在序文中勉励容庚：“容君年尚少，山川之宝又日出不穷，俟之一二十年，必且又有增益可知也。”二人师生交谊，真挚如此。

这批罗振玉致容庚书信，写于罗氏旅居天津后期，直至1928年罗振玉迁居旅顺为止。容庚在《颂斋书画小记》中记载：“又尺牋册十页，笺纸本，共十四通十八纸，此与余尺牋，以谈书及金石事为多。一九二八年，罗先生将移居旅顺，将藏书出售，余代燕京大学购得《懋斋阁金文》及钞本十种，价值四千余元。与王国维先生尺牋合装一册。”诸信大多谈及购售藏书事宜。罗振玉将要迁居旅顺，急于处置藏书，希望容庚任职的燕京大学能够收购，因此不断致函与容庚商议。

陈鸿钧进一步研究分析，虽然有私人想要收藏罗氏藏书，但罗振玉认为“归之私人，不如归公共阅览也”。在容庚斡旋之下，燕京大学购入价值四千余元的罗氏图书。

容庚深耕帖学，秉持书家意识

有一通邓念慈致表弟容庚家书，此札书于抗战时期，内容关乎时艰之下变卖藏画、邮

路阻隔等事，墨迹粲然，文情并茂，既是钩沉二人交往、管窥战时文人生存处境的珍贵史料，亦是探究邓念慈书法风貌的重要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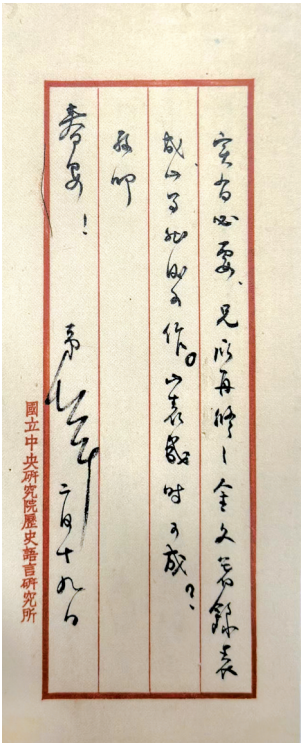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晓懿及硕士刘培琴、博士吴潺的一篇研究文章认为，这通信札虽内容关乎家常，却折射出战乱时期文人生存与藏品保存的困境。信中邓念慈向容庚坦言：“舍下藏画若非困难，本可不卖，今不能矣。”一语道出战乱时期文化人维持生计与保全所藏之间的艰难取舍。他变卖家藏经过审慎考虑，“将心爱之物酌行留出”，并附列八大山人、王蕴山、成亲王、刘墉等人的书画名目，可见其对家藏情况颇为熟悉。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苏美妍、任超、刘培琴撰文研究认为，从陈垣与容庚的往来尺素中，可窥见岭南学人务实耿介的精神底色。现存陈垣致容庚手札数通，涉及稿件出版、版权归属等具体事务。其一函云：“《史讳举例》本不成著述，前承为《燕京学报》索稿甚殷，适弟急于需款，故以塞责……昨闻拟另印单行，似与原议不符。今特声明：能照原议至佳，不能，则弟极愿缴还原价，或附息，将稿收回。”陈垣因出版形式变更而据理力争，甚至不惜退款撤稿，其维护契约精神的坚决态度跃然纸上。二人相处坦率直白，尽显岭南学人圈内重学问、不重虚礼的交往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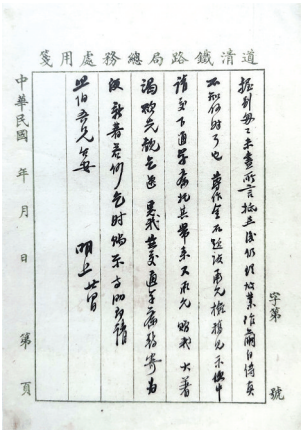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乔子桐、吴潺、李原野的研究文章则从书法的角度剖析，容庚深耕帖学，笔下圆厚温润，笔意蕴藉，是秉持书家意识、经年锤炼而成的审美韵味；张荫麟则以学者本色运笔，字字独立而内部连绵，方折圆转随情绪而变，栏线内外出入自如——他并非不能写圆转蕴藉之笔，而是无意于风格的经营，起落之间，心绪随势而动，自然成迹。在张荫麟传世手札中，一通致容庚的手札尤见其笔墨与心绪的深层互动。

吴潺、林万裕、刘培琴的联名文章《笔端通造化 楮上起颖锋——岭南学人吴灏书迹意蕴探析》中也提到，观吴灏与容庚往来书札，尤可见其书学路径与笔墨性情。容庚与吴灏结忘年交，数十年中相与鉴评书画。其致容庚函札数通，今犹可稽，正足为其书风之实迹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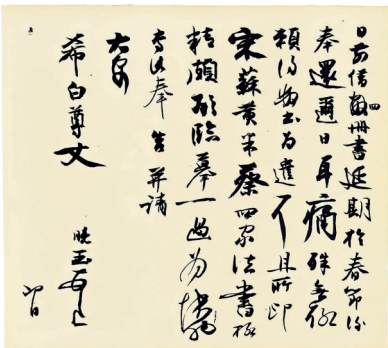
吴晓懿认为，“往来书信作者均为民国文化顶流，且多以毛笔书写，书写时情感放逸不拘一格，兼具文献价值与独立书法作品属性。”



■傅斯年致容庚信函。



■伦明致容庚翰札一帧。



■吴灏致容庚信札。